



名著图文馆



斯泰封插图本
浮士德

[德] 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 著

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
[德] 弗兰兹·斯泰封 绘

Franz Staffen

郭沫若 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斯泰封插图本

浮士德

[德] 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著

[德] 弗兰兹·斯泰封 Franz Staffen
绘

郭沫若
译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张晓辉
责任编辑：杨 洋
装帧设计：书衣坊·未氓 皇甫珊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泰封插图本浮士德 / (德)歌德著; (德)斯泰封
绘; 郭沫若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
2009.1

(名著图文馆)

书名原文: Faust

ISBN 978-7-5463-0079-5

I. 斯… II. ①歌…②斯…③郭… III. 诗剧 - 剧本 - 德
国 - 近代 IV. 151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5206号

书 名：斯泰封插图本浮士德
著 者：[德]歌 德
图：[德]斯泰封
译 者：郭沫若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：27.75
版 次：2009年5月第1版
印 次：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发 行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0079-5
定 价：48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小 引

“浮士德”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版重印,我趁这个机会把译文全部琢磨了一遍。有些地方核对过原文,改正了错误。

这部作品依然值得玩味,只是不那么轻松,特别是第二部。

可以这样说:浮士德博士是不知满足的个性发展要求的形象化。等到他感到有自满的情绪便瞎了眼睛,不久就成为了恶魔的俘虏。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,虽然所处理的历史阶段不同。

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,在他所携带的不会太多的书籍中就有一部“浮士德”。这可保证了这部作品的生命。

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实在有限,没有可能很好地传神。有些地方译得太呆板,同时也一定还有好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,希望精通德文的朋友,对于这部作品曾深入研究的朋友,严格地指责,以便有机会时再加以琢磨和修改。

郭沫若

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

“浮士德”简论

歌德的“浮士德”，我算全部把它译完了。首先我得说，这是一部很难解的作品。第一部虽然还有一个甘泪卿悲剧的故事在里面贯串，有些地方已经就够难解，到了第二部差不多是把一切故事的条贯性都抽掉了，难解得更是惊人。但它确实是构成了一个整体。在构成为一个整体上，它仍然是有一贯的脉络存在的。它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，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。是怎样的时代在作着怎样的发展或怎样地在发展呢？整个的“浮士德”这一万六千行的诗句，都在报告着这个事实。

先请看它的故事的进展吧。

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纪的书斋中烦闷，甚至企图自杀。在春天的复活节日他和他的弟子瓦格纳博士出外郊游，遇着了一条黑色的龙犬。这龙犬跟着他回到了书斋。龙犬是天上降下来的恶魔靡非斯特匪勒司所变成的，他在天上曾经和上帝打过赌，要把浮士德诱入魔道。窜进了浮士德的书斋，靡非斯特现成了人形，又和浮士德订下契约，他要作为浮士德的仆人要使浮士德解除烦闷，尽量满足。假使浮士德表示了满足的那一瞬间，奴役便解除，浮士德便反为恶魔所有了。就这样靡非斯特便把黑色外套变成一朵浮云，把浮士德和他两人载着出去云游世界。首先是到了莱普齐的酒店里，参预了一些无聊的大学生们的胡闹。接着被引进“魔女之厨”，噓了

一剂魔汤,于是便返老还童,浮士德变年青了。接着便是和可怜的少女玛甘泪的恋爱,因用睡药过重毒死了甘泪卿的母亲,更因幽会被阻杀死了她的哥哥华伦亨。玛甘泪养了一个私生子,把他溺死了,自己被丢在牢里,也成了狂人。在这期间,浮士德经过一段“林窟”的幽居生活,又领略了一次“瓦普几司之夜”的胡闹场面,而终于经过杀场,偷进监牢,想把甘泪卿从牢里劫出。甘泪卿拒绝了,终于“受了裁判”——死刑。就这样,第一部告了终结。

第二部一开篇,浮士德在“风光明媚的地方”一觉醒来,那是阿尔普司山的山麓。他真轻松,一点罪孽感都没有。他反感觉着“生命的脉搏鲜活地鼓动”,精神百倍地受着了鼓舞,有“一种坚毅的决心,不断地奋勇向最高的存在”,而在瀑布的虹彩中体认出人生的极致,要“我们的人生反映出五彩成文”。于是他到了京城去谒见皇帝。这皇帝的统治正是腐败透顶的时候,“到处都堆积着奇形和怪象,非法的行为戴上合法的伪装”,官吏无人不贪,军队无物不抢,“打风遍天下,命令等牛毛”,政治家结党营私,财政到了水尽山穷的地步。但是宫廷里的享乐是有增无已的,而骄奢淫逸的皇帝也正准备着要举行化装跳舞。就在这化装跳舞里面讽喻了形形色色的人生,皇帝是化装成为牧羊神潘恩的,在他手中靠着靡非斯特的串弄,儿戏地发行了大量的钞票,却公然解救了财政上的危机。皇帝异想天开地想要和古代希腊的美人海伦见面,要浮士德和靡非斯特,用魔术把她显现。他们公然把她召来了,在“骑士厅”中表演出的场面,是最美的女人海伦与最美的男子巴黎斯的恋爱。结果是浮士德吃醋,他迷恋了海伦,而嫉妒巴黎斯,把魔术的钥匙触到巴黎斯身上。精灵们都爆炸了,化成了烟雾,浮士德晕倒了,失掉了知觉。

舞台回到第一部开篇的中世纪的书斋,一切的陈设原封不动,而只是更陈更旧了。但往年曾经在靡非斯特面前恭顺地受过调弄训示的“学生”,如今成为了“学士”,跋扈飞扬地反而训饬了靡非斯特一顿,说是“一个人假如过了三十岁,那就等于是冢中的腐朽”。在这儿表示了时代的进步。浮士德的弟子瓦格讷守着中世纪的炼金术,在那儿焦头烂额地制造着“人造

人”，公然有一个小仔仔何蒙古鲁士造成了，但只是在曲颈玻璃瓶里面的一个能发光的胎儿形，从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，也不能发育。就靠着这小仔仔的发光，把失了魂的浮士德照着，神游希腊。于是便有“古典的瓦普几司之夜”出现。“瓦普几司之夜”本是北欧的习俗，在魔女信仰盛行时自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举行夜会，魔女各乘扫帚，火铲，山羊和狗，奔往剥落坑山去朝见魔王，与其情夫魔鬼淫乐。“古典的瓦普几司之夜”是把背景移到了希腊，参加这夜会的是古代希腊神话中的神人和鬼物。人造人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到了这儿。浮士德依然在追寻那最美的女子海伦。人造人想蜕变，想发育，但不可得，结果是在美神迦拉德亚的脚边，“希图放恣情欲”而把玻璃瓶碰破了，闪烁，燃烧，而融成了一片火光。

浮士德追求海伦，终因靡非斯特的诱导而得到成功。浮士德与海伦结合，竟生出了一个儿子名叫欧福良——这个少年极明显地是拜伦的象征。他是位“天才儿”，放纵不羁，追逐“少女”，飞求战争，要“冲锋陷阵，不惜与痛苦周旋”，结果是“纵身于空中”，坠地毁灭。接着海伦也悲苦而消逝了，衣裳化而为云，缭绕着浮士德，把他带到了空中。

浮士德乘着一朵浮云飞到高山顶上来了。在高山顶上他同靡非斯特两人对话，表示出他要填海，要把海洋征服，“使那斥卤的地带不准再宽，把海洋逼到它自己的心坎。”那时候正在发生着革命。那位骄奢淫逸的皇帝，“他自己享乐而且享得荒唐”，于是乎便闹成了这样的局面：

在这时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，
大大小小，上上下下，闹成一块，
兄弟阋墙，甚至自相残杀，
城市对待城市，行帮对待门阀，
大僧正连同长老对待一般信者；
到处都是仇敌，对面便成冤家。
教堂里也在杀人，处处都在打，
在关卡的前面商旅受着搜刮。

于是乎人民的胆子也就长大；
因为要活就要自卫——半点不差。

.....

有为者已经把义旗高举在手，
他们的宣言是：要和平才要领袖。
如今的当局不想和平，也不能够——
让我们重新选举一个新主。
重新要把灵魂向国家赋与，
要这样每个人才能够得保安宁，
在新造的社会和平与正义结婚。

在这种情势之下，浮士德受着靡非斯特的怂恿，却帮助了皇帝这一面，靠着一些死灵和虚影的出力，竟把革命镇压下去了。浮士德受到皇帝的赏赐，把一带沿海的地面给他，让他去填海。

浮士德填海成功，在这儿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理想的王国。但有一对老人夫妇在他的区域中保有着一座小礼拜堂，立在一座菩提树的小丘上。这种旧式的东西他不能容忍，他要用新开的土地和新屋同他们兑换，两老人是不大愿意的。靡非斯特奉命去强迫迁移，因为过于蛮横，把两老人骇死了，还杀死了一位旅客，菩提树和礼拜堂也都被一火而焚了。浮士德为此却不免为“忧愁”所袭，“忧愁”向他一吹，使他双目成盲。他在盲目中，快要倒下去长逝的时候，唱着这样的一段独白：

我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；
虽然还不安全，但也可自由勤苦。
原野十分青翠，土壤一片膏腴，
人畜都在这新地上得到安居，
勇敢勤勉的人民垒成了那座高丘，
向那周围移殖都可以衣食无忧。

外面虽有海涛不断地冲击堤岸，
而内面却安居乐业如同天国一般，
即使海潮啮岸，堤有溃的危险，
人民全体合力，立即把漏穴补完。
是的！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，
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；
“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，
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。”
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，
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，
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，
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。
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……
“你真美呀，请停留一下！”
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，
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。——
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，
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。

浮士德在这种预感中感到满足，而且喊出了“你真美呀，请停留一下！”照着契约的规定他就不得不为靡非斯特所有，但天界的仙使们却把他抢救了去。在天上那位甘泪卿出现，迎接着他，并且要“用心地把他指导”。天上的至尊者却是一位“光明圣母”(Mater Gloriosa)而不是上帝，这是一个有趣的表现。诗人在最后的合唱中，竟唱出了最后的这两句：

永恒之女性，
领导我们走。

我算快速度地把“浮士德”的故事叙述了一遍。剧中所出现的一些人物和神鬼,例如在这梗概中所见的“魔女之厨”的魔女和那人造人的何蒙古鲁士,他们竟有那样大的本领,一剂药汤便可使浮士德年青,一点幽光便可照着浮士德去神游古希腊,到底象征的是什么,我不想去穿凿。或许诗人自己曾经说明过吧,如其不然,实在是等于猜谜而失掉谜底。

但这整个故事进展的寓意是很明了的。中世纪书斋中的浮士德就是中世纪封建时代的封建意识,他的年青化就是封建意识的近代化。是什么使封建意识近代化了?那倒不是魔汤。在今天我们知道是社会生产力起了变化,是因蒸汽机的发明,使生产机构发生了变革,同时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发生变革,于是封建社会变而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。歌德正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期。在这时英国已经收到不流血革命的成功,法国则正在大流血的当中以企求革命的完成。德国比起英法来是落后了的,尽管年青化的意识已先行输入或觉醒,而旧社会的积累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。这便形成为浮士德力求进步,而环绕着他的社会却是一般巫婆妖女的乌烟瘴气。浮士德以新人的姿态,在这乌烟瘴气中迈步着,然而他终究不能脱离那个时代,或超越那个时代。追慕海伦,一般的批评家已经公认,是想把北欧的沉郁向明朗的希腊精神求解脱,也就是想向现代的科学精神求解脱。结果是失败了。虽然生了儿子,却致殒灭了,只剩下一套衣裳。连海伦也消逝了,只剩下一套衣裳所化成的云气。这不是诗人对于时代的,甚至对于他自己的,尖刻的讽刺吗?

或许你不会满意吧。诗人能那样犀利地讽刺时代,并讽刺了统治阶层的糜烂,为什么他却让浮士德去参加皇帝的保守势力,而把革命镇压下去了?但这正是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日耳曼的现实,也正是歌德之所以为歌德。歌德并不是一个革命家。他不仅没有可能超越时代,而且更没有充分脱掉中世纪的意识。当然,他也是不满意于那种旧式的封建统治的腐败的,德意志人既整个没有从这种腐朽蜕化出来,歌德个人也就只好去驰骋他的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,在那幻想中去寻求满足。那种意识便结晶成为浮士德的填海,在盲目中赞赏他的“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”。这

“自由的土地”不用说是虚幻,“自由的国民”也同样是虚幻。伟大的诗人结果只赢得一个虚幻的封建诸侯式的民主的享乐而已。“浮士德”之所以成为悲剧,那深刻的意义,怕应该从这儿来看取的吧?

“浮士德”的外表其实也就是一个悲剧。

它披着一件中世纪的袈裟,而包裹着一团有时是火一样的不知满足的近代人的强烈的冲动。那看来分明就是矛盾,而这矛盾的外表也就形成了“浮士德”的庞杂性。不过我们不要为这庞杂的外表所震惊,尽管诗人在发挥着他的最高级的才华,有时是异想天开地闹得一个神奔鬼突,甚至乌烟瘴气,但你不要以为那全部都是幻想,那全部都是主观的产物,都是所谓“由内而外”。它实在是一个灵魂的忠实的纪录,一部时代发展的忠实反映。因此我也敢于冒险地说,这是一部极其充实的现实的作品,但它所充实着的不全是现实的形,而主要地是现实的魂。一个现实的大魂(时代精神)包括各种各样的现实的小魂(个性),诗人的确是紧紧地把它们抓住了,而且时而大胆,时而细心地把它们形象化了。他以他锐敏的直觉,惯会突进对象的核心,大之更能朗豁地揭露世界进展的真理,他是把辩证法的精神把握住了。

我们请看他那个和浮士德对立的靡非斯特的构成吧,他是恶魔,然而决不是宗教家们所认识的恶魔,诗人曾经给他一个名字叫“否定的精灵”。诗人假借上帝的口来说:“人们的精神总是易于弛靡,动辄贪爱着绝对的安静;我因此才造出恶魔,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。”因此,他并不是单纯的恶的形象化或万恶的结晶,他是非恶非善,或亦恶亦善。诗人又从司芬克斯的口中把他说成一个哑谜:

你对于善人恶人都是必需,
对于善人是甲冑,节欲精进,
对于恶人是伴侣,任意胡行,
而两者都使宙司大神高兴。

这是静的反对的动,无为的反对有为,反过来他也是动的反对的静,有为的反对无为。他是否定的精灵,但有时又是肯定的一面,他是肯定的否定,否定的肯定。浮士德曾经这样唱过:

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,
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!
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,
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;
别一个是猛烈地要离去凡尘,
向崇高的灵的境地飞驰。

这说的其实也就是浮士德与靡非斯特的对立。这是一个灵魂的两态。虽然在形式上是浮士德为主而靡非斯特为奴,但在实质上是主奴不分,而在诗人的气质和一时的感兴上,有时倒是主奴易位的。这种个性发展的辩证式的看法,是整个“浮士德”悲剧的中心线索。个性是在发展,而且取着辩证式的发展,推而广之,时代的发展是这样,甚至宇宙的发展也是这样。

歌德本是一位进化论的前驱者,他倡导过一种生物由某一种原型而进化的假说,并曾努力求证。对于个性的发展当然也具有着一种的进化观。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毫无轨道的盲动,也不是由两种互力在那儿绞着打秋千或绕着转磨子,它的确是向前进展的。“浮士德”主张的是有为哲学,你没看见那老博士把“圣经”的“泰初有道”译成为“泰初有为”,感受着狂热的满意吗?他要孜孜不息,让他的一生成为“有为而为”(Tat um Tat)。他从中世纪的书斋打出来了,几乎横冲直撞地超过了一切的罪恶的观念,浑沌的污浊,而达到了他的幻想中的“自由的土地”。在他临死之前,他对着“忧愁”作了这样的一段述怀。

我只匆匆地把世界跑了一遭,
凡是快乐我都抓着它的头毛,

不能满意的,我就把它丢掉,
从我脱手的,我就让它脱逃。
我只是贪图,只是求其实现,
这之后又再贪图,用尽威权,
使我的生涯如像风暴一般;
起初是规模宏大而又蛮干;
如今已渐多考虑不走极端。
这个人寰在我是详细知道,
要想超脱它,谁也无法办到;
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着上天,
以为有自己的同类高坐云端!
人是只须坚定,向着周围四看,
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不默然。
他何须向永恒中去泥荡流连!
凡是认识到的便要赶快把握,
就这样来把尘世的光阴消遣;
即使妖魔现形,他也不改故道,
再朝前走会遇到幸福与艰难,
总之,他对于这眼前总是不满。

这儿的前七八行所描写的事实上就是“狂飙突起”的时代精神,是充分的有为主义的实践,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初期的上行阶段。渐渐遇到阻碍,感觉着时代无法超脱,虽然“渐多考虑不走极端”了,而依然是“对于这眼前总是不满”。这种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。由封建社会到资本制度是一种进步,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义不用说也是一种进步。但“浮士德”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,而是比这更前进了。虽然是出于幻想,但浮士德却满意于“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”,“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,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”。

这是由自我中心主义发展而为人民本位主义，这一发展是一个超时代的飞跃，浮士德——歌德虽然并没有完成，但他是心向往之的。浮士德发展到临死才领悟到这个观念，歌德修积了八十多年，也算在快要永眠的时候，才获得了这个观念。因此，整部“浮士德”悲剧的发展，我们可以说，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识觉醒的一个自然发展。

歌德并不是一位耶稣信徒，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看来，无宁是反耶稣教的。悲剧中所表现的浮士德也不是一位耶稣教徒，他那种毫无罪恶观念的行径，甚至在言谈中坦白地表示否认人格神的存在，毫无疑问，也无宁是反耶稣教的。但在悲剧的构成上却有了“天上序曲”的一个冒头和浮士德升天的一个结尾。可怜的甘泪卿俨然就是宗教家所理想的皈依情绪的人格化。她是被蹂躏了，她自己得了救，并且救了她的蹂躏者。这是耶稣教徒所理想的宽容的精神，歌德也是深深体会到了的。悲剧到结尾，诗人到晚年，更明白地想要把这种精神作为否定的否定，而把否定精灵的靡非斯特所具象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否定了。这和人民意识的获得是平行的，甚至是一致的。人民就是新时代的“上帝”。要尊重人民必须忘却自我，这便流而为宽恕，流而为慈爱，流而为清明的自我牺牲。在反耶稣教的一个躯干上，加上耶稣教精神的一头一尾，在结构上显然是一个矛盾，但在诗人的情趣上它会是调和的。

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就在诗剧一头一尾的彼此之间也有矛盾，那便是一开头是男性的上帝，而一结尾是女性的光明圣母。是不是天界也起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呢？由男神中心的宇宙变而为女神中心的宇宙，当然这也不过是个幻想，而且不多不少地是个象征。“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上天，以为有自己的同类高坐云端”，不问那“自己的同类”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你要真以为他或她是“高坐云端”，不同样是“愚人”吗？我们请这样去看它吧。——大体上男性的象征可以认为是独立自主，其流弊是专制独裁；女性的象征是慈爱宽恕，其极致是民主和平。以男性从属于女性，即是以慈爱宽恕为存心的独立自主，反专制独裁的民主和平。这应该是人类幸福的可靠保障吧。

我所了解的“浮士德”就是这样。我是在这样的了解之下,花了工夫,把这全部翻译了出来,不消说也把我自己三十年来的体验融汇了进去。但我也并不是无条件地表示满足的,我在“第二部译后记”中已经说过这样的话,我要把它再抄录一遍:

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,以及虽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,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,仍不容易拨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,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。……

我们今天的道路是很明了的,认真说,不是升天,而是入地。就是“永恒之女性”也须要先求得她的解放。在中国的浮士德,他是永远不会再老,不会盲目,不会死的。他无疑不会满足于填平海边的浅滩,封建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,而是要全中国成为民主的海洋,真正地由人民来作主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



目 录

小 引 / 1

“浮士德”简论 / 1

献 诗 * / 1

舞台上的序剧 * / 2

天上序幕 * / 8

·第一部·

夜 / 15

城门之前 * / 27

书 斋 / 38

书 斋 / 47

莱普齐市的欧北和酒寮 / 62

魔女之厨 / 71

街 头 / 80

夕 暮 / 83

散 策 / 87

邻妇之家 / 90

街 道 / 95

花 园 / 98

园 亭 / 103

林 窟 / 105

甘泪卿之居室 / 110

玛尔特之花园 / 112

井 畔 / 117

城 曲 / 120

夜,甘泪卿门前之街道 / 122

寺 院 / 127

瓦普几司*之夜 / 130

瓦普几司之夜梦*

——俄伯龙与蒂唐尼亚的金婚式 / 143

晦暝之日 / 149

夜间旷野 / 152

监 狱 / 154

· 第二部 ·

第一幕

风光明媚的地方 / 164

紫 禁 城 / 169

旁通百室的广廷 / 177

上 林 苑 / 206

阴暗的走廊 / 213

灯火辉煌的大厅 / 219

骑 士 厅 / 222

第二幕

莪特式的居室,狭隘,屋顶穹隆 / 230

中世纪风的实验室 / 238